

五更霜

何诚斌

隔壁邻居，一对年轻夫妻，每天凌晨三四点就离家去门面房做早点，把5岁的女儿一个人关在屋里。那女孩有时会突然哭叫，将我惊醒。这一次，她的哭叫声尤其大，我揣测她已起床，试图离开屋子。我和妻子都很不安，决定去看她一下。妻子站在邻居家门外，劝她不要哭。我在寒冷的过道中透过窗子，看到楼下地面朦胧一层白色的东西，不禁脱口而出，哦，五更霜！

多日以来，我对“霜”有一种期待。“霜降”节令前五日，我在石牌皖河边的庆洲村，参加妻子的舅舅的葬礼。感受到深秋阳光的炙热，空气几无湿度，干燥的风卷起薄土轻尘、枯草黄叶，迷蒙一片，令人为大地上之旱情忧愁，不由得写道：

皖河干涸，河魂煎熬。河畔村庄，河神哭号。一个将生命交付河水的人，哀乐声中走进了泥土，鱼骨簇拥，筑路。昔日的浪花，开在乡民跪倒的身体里。

长天在上，秋水遁影。落霞似血，孤鹭仆行。怀腔撕裂大地衣裤，曝光农耕的胎疤，脐带。乘各种交通工具归聚的游子，重拾习俗仪式。绕堤三匝，祈雨未下。

从今年6月中旬开始，本地区一直未有效降水发生，持续无雨干旱，不仅严重影响庄稼生长和收成，甚至危及到居民的饮用水安全。什么时候才会降雨呢？人们在预测，在祈愿。到了霜降日，仍无一点雨下，人们按“霜降下雨连阴雨，霜降不下一冬干”这句谚语的说法，推测今年多半是一个干冬，带来的是次生病虫害的问题。

霜降之日无雨，意味着干旱持续，还意味着霜本身的某种情形吗？所谓“霜降见霜，米谷满仓”，而天气这么暖，初霜显然要延后了。霜的形成，须是地面的温度降到0℃以下，并且贴地层空气中的水汽含量要达到一定程度。暖暖的深秋，离“霜降杀百草”的凌厉严寒，似乎尚早呢！

我对霜的特别感受，来自于多年前的工作经历，而与农事无关。我在国企生产一线上班的那五年，每个月差不多要熬夜十天。冬夜比夏夜难熬，主要是寒冷，尤其凌晨三点到五点，感觉机械也被冻得萎缩了，吃力地发出低沉的轰鸣声，巨大的磨机如冻饿的老狼在山脚下嗷叫，其它机器似一群小狼，叫声夹杂其间。我看着窗玻璃上生成的霜花，想象着霜在车门外降落，铺展。

然而，霜花不美，也没有诗意，尽管我不乏诗情。生产水泥的企业因工艺设备落后而粉尘大，霜降的速度赶不上粉尘覆盖的速度。天亮后，工厂像患了白癜风，硬化的路、空地及篮球场，潮湿，打滑。

有时，我会借如厕，到机关小花园，闻霜降后残留的而仍浓郁的桂花香，而隆冬的月光下，梅花与霜迹朦胧之美尤其令人感动。小花园白天属于机关干部，而午夜却吸引了不少工人涉足其中。一位女工，她的审美

心灵让她逗留小花园的时间长了点，回到岗位被车间主任质问脱岗到哪去了，以至于言语过激伤害了她的人格，她瞬间由花变成霜，甩了主任的一记耳光。

水泥厂是重工业企业，生产设备使用年限久未迭代，几十年过去多是病态运行，因而工人的劳动强度很大。干活，虽然锹柄与手推车的把柄暖和了，身上也暖和了，可连续多小时的苦力活，却让我吃不消。如果设备没出现故障，到了五更时就不由得打起瞌睡。太冷了，一个激灵冻醒了。若一直打瞌睡而忘了巡查，机械发生故障，物料铺天盖地泄露出来，那么等待他的是两种处罚：一是罚款，二是处理物料付出很大体力，于是他成了霜打的茄子。我实在抗不过睡神，就去车门外站一会儿，感受五更霜的凌厉。一针霜剂，驱逐睡神，无不痛快！

和大家一起上班的老工人，家在农村，他们对霜的感情是双重的。产品积压严重，或者原料断供而不得不停机待命，大家就到老工人的宿舍烧火锅，喝酒御寒。老江对我说：“霜后的白菜好吃，多吃点。”老刘酒间叹息：“这霜冻把我家油菜冻死了。”出门时，我发现地上无霜，问老陈，天这么冷没霜是怎么回事？他告诉我们年轻人，如果空气相对湿度低，就不一定能见到“白霜”，霜冻同样会发生，见不到“白霜”的霜冻，称为“黑霜”。

霜就这样在农耕之外的工厂场景，呈现于我的青年时代。我向往温暖，以先进工作者、劳动标兵的荣誉证明自己没有虚度与五更霜相伴的时光，并通过读书写作所积累的知识与文字表达能力，铺了一条通往机关的道路。当我告别五更霜，在小花园办公楼走廊上晒太阳时，我心窗上的霜花晶莹、清新，不因温暖而消逝，但它又不是寒冷的色调。既然人生对应于自然，也有四季，以及不同的物候变化，我料到小花园中舒服的岗位不会恒久，未来即是未知，要在精神世界铆钉一种终生不弃的爱好，来稳定身心。后来，工厂破产，我求职，漂泊，换了不少工作。难熬时，我就想想“五更霜”。

我望着窗外的白霜，知道邻居两口子是不得已才把孩子关在屋里，踏着霜去谋生；再想想有多少劳动者，遇见有形或无形的五更霜，即各种各样的压力啊！

现在，我置身于万名员工平均年龄28岁的企业，显得年长而被代际符号区隔，自我感觉是一个容易被忽略或被轻视的弱势分子（心理作用）。在天气渐寒的季节，我得到“沉藏固啬”的暗示，便又想起生命记忆中的“五更霜”。于是，我告诉自己：唯有心灵通达无碍，用精神力量构建自己的人生坐标及时空维度，并保持个人的信仰，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，才能不委屈、不委琐，平凡中活出精彩，平淡中活出坦荡。科技园池塘旁的那些树，疏朗的枝头，仍有红橘摇动哩。



反哺 苗青 摄

距离之谐

许永强

树木有距离，树木的美就流贯在飘逸的距离之间。庭院中的树，公园里的树，河堤上的树，公路边的树，人们在栽种它们时，尺子比了又比，脚步量了又量，比出量出的那个尺寸，哪一处不是留给树木伸展美质吐美色的绝妙空间。大山里野生野长的树，也留够了彼此之间的距离。那些多余的树，天生体弱的树，长着长着就退了下来，枯朽过去，空出位置来给弟兄们舒展手脚，化作肥料滋养一棵棵健旺的风姿。有了距离，树木或叶美，或枝美，或冠美，或干美，尽可由着性子尽心尽情的美。有了距离，树木的秀美、壮美，仪态之美，材质之美，无不美出自己的一片天地。

庄稼有距离，庄稼合力酿造出传递出丰收的消息。远方的风儿吹过来了，田边的禾苗晃一晃头，晃出一束束关切，让风儿无阻无碍地吹进去，吹进去，漾开股股柔情，抚遍所有禾苗的脉息。天上的阳光照下来了，禾苗的顶叶侧一侧身子，侧出一叶叶惦念，让阳光无遮无拦地照射在中间的叶子根脚的叶子，照射得每片亲情都肥绿肥绿，充满生命的暖意。水来了，肥来了，棵棵禾苗都有着自己的一份口福呢，谁也不争不夺，谁也不用抢占，均均匀匀，和和和气，到头来无不得到了饱饱的润泽与滋养。浑身的力量，用在了扎根抽芽上，用在了树枝展叶上，用在了开花孕穗上。秋来放眼，庄稼的距离之间填满了粒粒的喜悦。

房屋的距离，也“距离”出房屋的异貌呢。乡村也罢，城市也罢，神州也罢，外域也罢，只要有房屋的群落，必定少不了彼

此的距离，越是高大的房屋，越有距离。为过人，为走马，为行车，故然使用之。为避火，为防水，为抗震，亦当减忧患。而戴上一副闲情逸致，将房屋当了风景来细细阅读。左端右详上品下赏，房屋的体态房屋的眉眼房屋的情调房屋的气韵，不是全在距离中显出境界了吗？距离之间铺开去的花草树木，距离之间耸起来的雕塑喷泉，也是十分艺术十分美气着，他们为房屋延展了绚丽的华彩，竖着瞧，他们则众星拱月，直把房屋拱得皓洁当天了。

琴弦的距离，更是“距离”出美妙绝伦的和谐。高弦明亮清越，低弦温婉柔美。高弦峻岭高雅，低弦行云流水。高弦蹄扫雪野，低弦帘卷风荷。高弦的脉搏疾徐徐，低弦的呼吸短短长长。高弦的激情慷慨慨纵身一跃，低弦的柔意颤颤闪闪掠过一串琶音。多少音符在“距离”中守望；多少音符在“距离”中寻觅；多少节拍在“距离”里回应。守望的音符寻觅的音符，呼唤的节拍回应的节拍，统统都在那“距离”之间汇聚了，融合了，尔后高高低低强弱弱找准各自的位置，排成长长的队列，为人们“旋律”出几多轻松几多熨帖几多振奋几多陶醉！

天地间的距离，显示出天地哺育万物的宽广胸襟。日月之间的距离，映衬出日月相恋相依的热烈与纯洁。季节之间的距离，对比出季节丰富世间姿彩的七色情愫。山峰之间的距离，丈量出山峰各自别致的平和与崎岖……形形色色的距离，宽宽窄窄的距离，左看也在理，右瞧也和谐。芸芸众生你我他，能否从这些距离中找到自己的影子？